

实践与研究

□ 文 青

近日，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发展经济学家罗斯高（Scott Rozelle）的演讲稿《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怎么办？》在朋友圈引起巨大反响。一个老外，37年如一日坚持研究，且面对同样的中国教育现实，揭示出不一般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学习、深思。

譬如，该研究团队基于中国的国情，认为中国仅24%的农村人口受过高中教育，会影响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必须解决。这就是说，他们已预见到十几年、二三十年后的中国社会走向，从而设法在教育上做出努力。选题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性不能不让人佩服。又譬如，研究团队走访过175所初中，收集了两万人的样本；还走访小学，收集了13万份小学生资料（抽血、查验大便、近视）；以及随机抽取了1800个婴儿，查验他们的IQ等。这种走进社会现实、踏实、刻苦的资料收集作风，相比我们一些研究者躲在书房里、坐在电脑前收集数据资料是不是敬业的多？再譬如，他们从考察高中开始，进而查询到初中，又将原因追踪到小学和婴儿层面，最后得出造成农村人口接受教育比例低的最大问题源于父母养育问题。整个过程层层推进，抽丝剥茧，研究有延续性。这与我们当下的不管“东一榔头西一棒”，追求项目级别高、数量多的导向，是不是专注的多？当然，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渗透在其中的求真、求知的科研精神。我想，罗先生的讲座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堂学术研究成果的汇报，更是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如何开展研究的课。

中国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教育研究者，问题是太少太缺。就我而言，印象最深的大概是两个人：一是清华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协会副会长谢维和教授，一是北京师范大学现代信息技术研究所的何克抗教授。对谢教授逐步推进的研究方式是一次聆听讲座中留下的。对何教授躬身实践的印象则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为他举办的八十大寿学术会议展示的图片中看到的——斜背个挎包，坐在课堂里和小学生一起听课。

而更普遍的研究风气是表面的。收集资料从文献到文献，包括从国外内期刊、报纸中寻找研究点。部分研究者试图走进教育现实，可是足迹也仅限于网上调查或者网络记录的教与学数据等。少数研究者走入实践、走入课堂，也大多是走马观花，获取些表面印象，更不要说那些坐而论道的，高谈些“论…问题”，或者“谈…原则与特点”的研究，或者更恶劣的，把骗取经费作为目的的研究了。

教育部“双一流”大学刚刚出台了。很显然，高水平、高质量研究将是“双一流”建设的根基。如果我们的研究作风仍然是远离实践，不关注解决了什么问题，而在意项目的级别等。我想，国家即使再搞N个一流，恐怕也是白搭，终究不过是一句句好听的口号罢了。